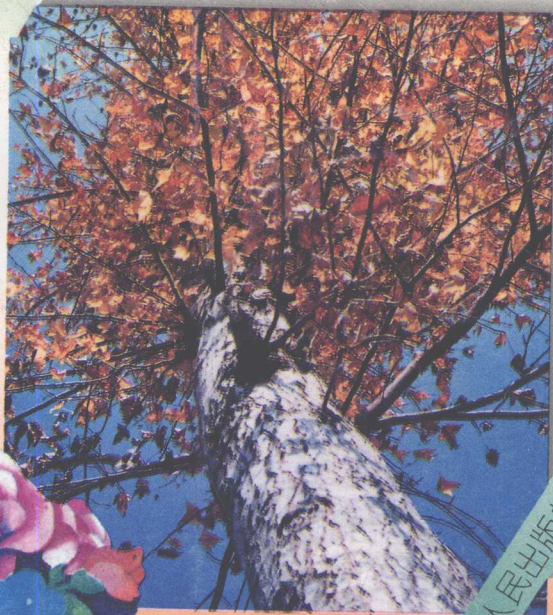


青春好

· 人生三昧 · 系列
刘小敏



福建人民出版社

青春树



刘小敏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人生三昧”系列

青春树

QINGCHUN SHU

刘小敏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6 5.444 印张 2 插页 83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11—02526—3

I·32 定价:5.40 元

编者的话

大千世界，万般人生。自古以来，无数的睿者哲人都苦苦思索和寻找人生的内蕴与真谛，他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和见解。但由于把握世界的角度各异，人生的感受和经验不同，几乎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对人生的真谛都不能达到本质和真实的把握，于是，面对人生的串串难解之谜，产生了种种难以言喻的困惑。

每个珍视生命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存在是独特的、无可重复的，每个真诚地面对生活的人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套“人生三昧”系列书，集纳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心人对人生的感受、思索、体验和理解，我们不敢企望这套书能够给读者解除人生困惑以立竿见影的现成答案，我们只是祈愿你们——亲爱的读者，在同作者一道品味人生酸甜苦辣的同时，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去填充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神秘的思想的音符原

本就驻留在你们心的深处。

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哭，便是为人生之旅壮行的歌，从此我们便不再回头。我们不断地跨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门槛，我们的生命在不同季节开放着不同色彩、不同力度的花。无论是含笑还是含泪的日子，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都荡漾着真诚追求的梦，都留下我们深浅不一的人生履痕。

本系列已出5辑15本。这些书的作者中，有充满梦想和激情的青年，有声言青春无悔的共和国同龄人，也有历经坎坷、将数十年风雨都归于平淡的长者。他们以各自深浅不一的人生阅历，思考着人生的真谛，以友人般的真诚、哲人似的睿智，和我们一道谈生活、道命运、论人生，以其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感悟启人深思，促人进取，令每个平凡的人，都充满生命的憧憬和激情，从心底里喊出——

人生永远！生命不朽！青春万岁！

序

在青年刊物当编辑已经十几年，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年轻的读者。有时候觉得，人与人是那么地相似，比如失恋，比如挫折，比如脸部问题——诸如青春痘、脸红什么的，年年岁岁，都有一茬又一茬读者来信发出相同的询问。

有时候又觉得，人与人相隔得那么遥远。我和我的同龄人，与眼下的一代青年，所思所想所爱所恶，可以寻找到成百上千个相异之点。

所以十分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青年朋友面前敞开心灵之门，分享、交流生活所播撒在我们身上的阳光、晨露和风雨。

匆匆赶写、整理这册小小的书稿之际，正逢酷暑时节。翻搅而出的心绪、感受和经历混合成一锅说不清滋味的杂烩汤。于是，在那个不刮风不下雨的闷热夜晚，做了一个梦。

草原，青青的，被轻轻地踩踏出浅浅的路痕。一群小姑娘围成圈儿在跳舞，面无表情的游

人们，正机械地跟着模仿动作。

于沉寂间，仿佛从天空倾泻而下，突然扬起了嘹亮、恢宏、激荡人心的交响乐。曲调竟是《知青之歌》——又名《绣地球》。据传乃南京一位知青所作，当年曾在插兄插妹中流传一时。歌词很动人，曲调哀怨、优美，透出一股无奈而又深沉的宁静。一直以为它只适宜于管箫，至多是提琴或手风琴。难以想象，怎么竟奏出了交响乐！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猛烈撼动着身与心。

所有的蹉跎不复晦暗。漫长日子所付出的每一滴泪水汗水每一丝痛苦欢乐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跳跃着、交汇着，演奏出亮丽而又恢宏的交响曲。刹那间，似乎透彻了青春的秘密与生命的涵义……

活着，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有道不尽的痛苦、欢乐与蹉跎，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有无止无境的求索、遗憾与成功，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有多采的爱情、青春与死亡……不管它们多么地相似或者多么地不同，所有的一切，都汇聚成人类壮丽的生命之歌。

记录下属于自己的一行淡淡履痕，是浅唱，也是交响。

目 录

[1]	序
[1]	美丽的迷误
[4]	第一本“大书”
[9]	大学春秋
[15]	憧憬
[23]	清清的溪流
[29]	坎头的回忆
[35]	永久档案
[44]	有个女孩名叫虹
[49]	梦幻男孩
[55]	感受失恋
[58]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61]	天生不漂亮
[64]	回家
[68]	我是山东福建人

- [73] 当叫则叫
- [78] 儿子、文章与大便
- [84] 让我们笑一笑
- [86] 旅游梦
- [95] 银脚镯
- [101] 搁浅的石项链
- [105] 会说话的石头
- [111] 旧货杂牌也潇洒
- [114] 塑料花
- [117] 荔枝虫
- [121] 木偶朋友彼埃罗
- [125] 那一张小圆凳
- [130] 无碑之墓
- [136] 卢布
- [145] “打工妹”感叹调
- [148] 外面的世界
- [154] 角色的转换
——赚钱的滋味之一
- [158] 求人的痛苦
——赚钱的滋味之二
- [165] 永远的后悔
——赚钱的滋味之三

- | | | |
|-------|--|-------|
| [170] | | 辉煌社交场 |
| [175] | | 幸运信 |
| [178] | | 岁月小思 |
| [181] | | 青春树 |

美丽的迷误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今天，我才明白自己闹错了。这个美丽的迷误，竟然在我的心域盘旋了如此悠远的岁月。

是彩不是采！所有的人异口同声。

彩云追月？采云追月？我感觉我宁愿是后者。我不需要那多余的三撇。

想象一下吧，多么美妙！静静的夜晚，有个小姑娘，独自遨游在无垠的苍穹。她挽着小竹篮，正摘采一朵朵飘浮的云彩。白的云，黑的云，白色镶黑边的云，黑色镶白边的云。竹篮子装满了云朵，云海间闪现出一盏银盘般亮晃晃、会移动的灯，那就是月娘娘。月亮娘娘飘然疾行，小姑娘在后边追啊，追啊，却怎么也追不上……

彩云追月？似乎也美。但未免俗气至少一般，一般得令人心寒。

说不清为什么，自小以来，我常常会被一些

莫名其妙的字眼所激动。比方草莓，比方夸克、
蕨、白垩纪……

小时候无缘品尝草莓却常在童话中相遇，
或许因此味蕾潜意识地兴奋。那么白垩纪们呢？
它们带来了什么？说真的这些字眼并不使我具
体地思索，但确确实实令我不安、激动，仿佛那
些方块图形传递来某种神奇信息。

采云追月，在我心灵辞海中，倒属于有来历
的一类。

记得是很小的时候。那会儿也时兴舞会。每
逢星期六夜晚，叔叔阿姨们便在撤去桌椅的机
关会议室翩翩起舞。那时节我们自然并非舞客，
只晓得热闹，只喜欢在撒了滑石粉的空间瞎冲
乱撞，滑行取乐，却也是回回舍不得放弃的周末
游戏。

那一回，响起一曲悠悠扬扬的民乐。其实似
乎平时也常放的，偏偏那天我站在电唱机旁
——那会儿没有录音机，随口问道：这是什么乐
曲？

采云追月彩云追月。一位梳着长长辫子，面
庞如月亮般圆的年轻阿姨说。

刹那间一片皎洁的世界扑向我的眼帘，仿

佛有道闪电击亮了心弦。我愣愣地望着舞池，一种朦胧的、美妙的、说不清的滋味在膨胀。在旋转的人群中，我瞅见了那个小姑娘。她的乌发在两侧盘成小髻，身上围着红肚兜，绣了花的红肚兜。她的脸孔圆嘟嘟的，眼睛明亮亮的，藕节般白胖胖的胳膊挽着小竹篮。她游鱼似地活蹦乱跳，在人群中轻盈穿行，正摘采云朵，追赶月亮……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弄错了，真的。怎么可能呢？挽竹篮的小姑娘已经伴随我生活了那么悠久的岁月。直到今天，舞会又盛行，偶尔听到这乐曲又和人聊起云朵们。即便终于明白迷误在我，每听到这乐曲甚至听到采云追月几个字眼，脑海中浮现的仍然是她，一个围着红肚兜摘采云朵追赶月亮的小姑娘。

不知道从小到大采摘来多少美丽的迷误？虽然迷误，却是美丽的，那便属于永恒。那个小姑娘那些云朵那轮明月将镶嵌在我生命的烫金像册上，连同儿时万花筒般的憧憬……

第一本“大书”

机关大院里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们都说，小时候的我，整一个的书呆子。成天捧着书，吃饭看走路看烧火看（那时煮饭用柴）躺进被窝还得翻上几页。

所能回忆起来，启蒙我的第一本“大书”——与“小人书”相对而言，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一看就不能自拔地着了迷。陆陆续续，又找来《古丽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黑面包干》……那些作品，描写的都是年轻的革命者、英雄。他们是那样的纯真、勇敢、浪漫，充满了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

也就是四年级的小学生吧，绝不存在任何被说教的意思。我确实被深深震撼、激动着。我清楚地记得放火焚烧德寇马厩落入敌手的卓娅，赤着脚，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衣，在暗夜的雪

地被法西斯分子百般折磨。当刽子手扯紧了绞架上的绳套，她双手挣松勒紧咽喉的绳套，用足尖挺身，对被刺刀押来观看的老乡们全力喊道：“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

18岁的莫斯科女学生、共青团员卓娅，三番五次坚决要求才被派往敌后游击队。卓娅牺牲后，她的弟弟舒拉也离别母亲奔赴前线。卫国战争胜利前夕——仅仅前4天，坦克兵中尉舒拉为国捐躯。

我们这一代，与新中国一道诞生、成长、变化的一代人，孕育了我们的文明氛围是中国名菜大杂烩般的综合体，从透明纯净的革命理论到形形色色左左右右的思潮，无所不包。在我们虽然成熟但尚未老化之际，又勉强跟上了新时尚的舞步。

这碗文明杂烩汤中，前苏联无疑当属一味重料。那片辽阔国土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曾那么地熟悉、热爱而向往。卓娅、达吉雅娜、十二月党人、冬宫、列宁的手势和宣言：“面包会有的……”

也可以说是一种流行吧，那会儿很多中学生结交苏联信友。比我大三岁读高中的小姨，她

的苏联女友名字就叫卓娅。与烧焚德寇马厩的那位英勇姑娘不同的是，照片上她满头亚麻色浓密卷发而不是黑头发。眼神却同样深邃，散发出一种朦胧纯洁的光芒。

这种流行已轮不到我——66届初中毕业生。我们是最后一届俄语生。再后来俄语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所有中等学校销声匿迹，统统英语的干活。然而奇怪的是，在以后的岁月，无论两国论争何等激烈乃至兵戎相见，也从未影响到我对卓娅们的深情厚意。

苏联已成为历史。当俄罗斯重又成为国人口中纷纭话题之际，我在单位图书室找出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90年第28次印刷，初版是1952年。

登记卡上唯有两位借阅者姓名，年龄皆与我相仿，各有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女儿。两位母亲都是把书借回家给女儿看，两个女儿一致不太感兴趣：“妈妈，没有你说的那么好看！”

两个女孩都十分出色。燕文静内向，学习拔尖，颇有些儿小居里夫人的味道；吟活泼可爱，兴趣广泛，很具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吟就住在我的楼上，闺房里贴着巨大的林志颖们的

照片。她留着短短的小男生似的发型，T恤加牛仔裙，每每摇着自行车铃，以一种令母亲心惊胆战的速度驶往一中，那正是当年我就读的母校。

这令我惆怅一时。

于是忍不住揣摩，在遥远未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从刘德华到林志颖到摇滚到时下所有的流行，统统会演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受这一阶段文明熏陶发育成长的一代，也将别无选择地渐渐走远，成为世代更迭的上一环。到那个时候，吟和燕们是否也将如我今日般惆怅？

直到那一天。

重又开放的边境迎来了名噪全球的俄罗斯小白桦歌舞团。那一天在福州大戏院，我的耳畔回旋起浓郁深沉的手风琴旋律，我的视野容纳进16位头裹着头巾、身穿红色长裙的俄罗斯姑娘。她们挥舞蓝手帕和小白桦树枝，婀娜宁静地飘移于舞台，湖水般澄蓝的眼珠子好像有一股魔力，把人引入如诗如画、梦一般的境界。于是我感受到隽永的真、善、美，又一次透视出卓娅们的灵魂之光。

卓娅没有消失。在中国户籍卡片50年代出生的一档中，肯定有好些起名卓娅的女公民，她